

“背”上着笔

■韩 羽

《随园诗话》有诗云，“倚床爱就舷边枕，揽镜贪看背后山。”背后山有何新奇特，卞之琳有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位《随园诗话》里的诗人则是：我正在看山景，同时也看正在看山景的我。

《随园诗话》又有《题背面美人图》：“美人背倚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面。几度唤她她不看，痴心欲掉画图看。”画家趣人也，不画美人

面孔，只画后背，果然吊人胃口，逗得诗人“痴心欲掉画图看。”

戏曲《活捉三郎》，阎婆惜也来了同样的一手。一出场，脸冲后，背向前，倒退了出来。可这个美人的后背，却黑白转色，大异其趣，鬼气森森，瘿煞人也。

为文也有赖于兹，朱自清写父亲，就是着笔于后背：“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

向上调，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很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已是经典名著，连标题都直书之为“背影”。

洋人也看出了“背”的丰富内涵的包孕性，德国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中的被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绕膝拉扯的母亲，就只是一个后背。这颤抖着的背影，令人感同身受，同声一哭。

区区一后背，使人笑，使人哀，使人痴，使人惧，使人血脉偾张，不能自己。

齐白石也曾偶尔于背上着笔。不是人的背，是牛背。更确切地说，不是牛背，是牛屁股（反正是牛的后面）。之所以画牛屁股，实则是为的画牛尾巴。且细看这牛尾巴，呈S状，似乎是轻轻地愉快地在拂动着。正是这拂动，可想见出牛的悠闲。如牛会作诗，当曰：“伫立柳荫下，悠然对春风。”“夫风，起于青草之末”，画中的田园诗意，其起于牛尾巴之梢乎。



柳 牛 齐白石画

富与贵

■陈世旭

去年，一位朋友热情邀我去他家老家过春节，说过年的乡下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虽然早年曾下乡务农，但一到过年就回家探亲，从来没有在乡下过过年。于是应邀去了，果然大开眼界。

那个村子平时几乎空心，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了。过年纷纷从四面八方回家，热闹非凡。最重大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面子的比拼：谁家带回的钱多，哪家开回的车好，哪家带回的女子漂亮，哪家办的酒席丰盛……特别有钱的几家，夜里放炮仗、放焰火谁也不肯先停下。有一家承包矿山赚了钱的为了压过见人派发了钱（红包）的邻居，干脆直接从楼上往下撒钱。好笑的是，人们捡了钱都指着楼上喊：你们是不是疯了，要不要我们叫120啊？

朋友告诉我，其实村里最富有的并不是那几家，只不过不这样疯疯癫癫张张扬扬。乡里条件最好的一所初高中全日制中学，就是他们村一个大户捐的，落成剪彩时人家派了一个手下参加，自己多年没有回来。

改革开放的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部分人中，许多人觉得富了就是贵族，就是庄园别墅、豪车美女，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实际上，别说那些有仇富心理的人了，就是稍稍有些品位的富裕阶层的人也会对他人十分不屑，嗤之以鼻，耻于与之伍。十九世纪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就在他的长篇巨著《人间喜剧》里把这一类“土鳖”“土豪”骂得狗血淋漓，一钱不值。

乡村有这样浅陋的认知，城市人的意识也一样有类似的误区。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人写影视剧本赚了钱把孩子送到外国上贵族学校，却发现孩子在那里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受的训练比平民学校学生还要苦，觉得上了大当，花了大把钱送孩子去外国受教育，孩子过的却是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后悔没有事先弄清情况。

朋友的错在于他们不了解人家崇尚的并不是暴发户精神，并不是平民精神对立，更不是奢侈靡费，而是要在教育中培养一种自律、自尊、勇敢、合作的精神以及荣誉感责任心，一种对民族性格和世道人的责任感，一种有着长久影响的道德理想。

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就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威灵顿将军，就是他们的高材生。最后打败拿破仑的那一位，他冒着炮火站在前线，参谋人员再三劝说未果，只好问他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他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你们的，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可说是个金钱帝国，但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却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老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看起来小气得要命，但他们却是全世界最为慷慨的慈善家族之一；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百分之百的贵族，他在83岁高龄放弃了自己辽阔的庄园，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小车站。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在许多看来，富与贵没有区别。但事实上富与贵并不是一回事：富是物质的，代表的是财富；贵是精神的，代表的是尊严和品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说：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

有钱，富有，未必就一定尊贵。尊贵是一种气质，这气质包括：坚韧、宽厚、良知、友爱、悲悯、干净、简洁、优雅、自信、不骄、不媚、不卑、不亢，更不能炫耀摆阔，以及对审美和高尚行为的追求和拥有。真正的尊贵，是一种文化教养，具有知性的自主性，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难免流于庸俗。真正的尊贵压根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非要撒钱去买，只会显得愚蠢。以为形式上的华丽、气派、显赫可以给一个人甚或一个群体带来尊重，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错觉，这种肤浅的虚荣即便营造得再宏大再精美也往往不仅不能赢得尊重，反而有可能让人觉得幼稚、粗俗、可笑。

喧嚣的世界与回家的路

■陈歆耕

“康家地”位于川藏边界，上级主管县有一个响亮闪光的名字：金川。当年乾隆皇帝曾经数次派兵，征讨这块如金刚般坚硬的地方。记得前年初与几位文友去金川，没有想到从成都一早出发，坐车要在盘山道上颠簸一整天。据说如果放下下雨天，山体很容易滑坡，会出现泥石流冲击路面和车辆的险情。

那天天气晴好，但经一天的山道旋转，连续数小时如同在“摩天轮”和“过山车”上折腾，无“险情”骨头架子却也几乎要散脱。最美的风景常常就在险绝处。下车后扑入眼前景象，让每位初来者倏地眼前一亮，觉得旅途劳顿的付出是值得的。山坡上还堆积着皑皑白雪，漫山遍野的雪梨花正顶雪绽放，在料峭寒风中如蝴蝶翩翩轻柔的花瓣。当地作家韩玲用了一句话描述雪梨花：“既有梨

花的娇嫩，又有梅花的风骨”。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记住了雪梨花。回沪曾请一位油画家，将雪梨花外柔内刚的姿影定格在画布上。这幅画挂在工作室没几天，就被一位友人“抢”去了。

《康家地》是一部散文集。汇集了藏族作家韩玲以康家地为描述对象的文字。阅读她的文字，恍惚又与文友们再次徜徉在金川那片缤纷摇曳的雪梨花丛中。康家地——雪梨花——《康家地》——韩玲，由此我们可以感知蕴藏在她文字背后的，一种含泪带笑的悲悯情怀，墨尔多神山与赤水河般的坦荡与真诚，大自然原生的神奇与造化……这里并无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绝处逢生的情节，也没有值得为之传的人物。年代的更迭、兴衰，与这片土地似乎有关又无关，生命的形态既复杂又简单。人们念经诵佛，也生儿育女；有时被饥饿煎熬，有时围着篝火吃烤肉；会因亲人的死亡痛不欲生，也会在喜庆的日子舞动

锅庄；会在喝醉酒后骂天骂地骂遍所有能叫出名字的人，也会用猪胰子加香料制成护肤品抹在身上散发出怪异的味道……对庸常生活的呈现，因为有了如雪梨花般的诗意表达而独具魅力。

《康家地》中写到一位既普通而又独特的人。他不是诗人、哲学家、佛学家。他是金川成都寺的一位普通僧人。但他用生命的存在方式，似乎在向人们诠释一道永恒的生命命题。他叫雍中且真。在他90多岁的时候，有46年在昌都后山刻经。无论生活如何艰困，无论气候如何变幻，从未停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他双手搬不动石块，握不住刻刀、举不起铁锤……他刻经，不是为了给游人提供新的景观，也不是给藏家提供可谋利的拍品，他是为自己的生命“加持”。在银行上班的女儿，把阿爸接到城里去住。他散步时忘了回家的路。于是说了一句让我感到震撼的话：“女儿啊，这世界这么

喧闹，我活着都找不到回家的路，死后灵魂更不会找到归途了。”于是，他又回到了昌都山那栋摇摇欲倒的老房子。

如何找到回家的路？这是雍中且真老人的回答。其实，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数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古今中外的智者。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想要什么？”从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到亚里士提卜……一到中国的老子、孔子，他们给出了许许多多答案。这些答案，常在内闪烁着智慧的光亮；但也常常令我们变得更为迷茫。“实际情况是，人类的精神困境并未形成有共识的出口。人的贪欲仍旧无节制地膨胀，丧失理智的疯狂不断毁损已建构的基本伦理，农夫与蛇的故事不再是一则具有警示效应的寓言。

雍中且真回家的路，能否给我们新的启迪？老人精神的归宿感是否与罗素的一段话相契

在坦桑尼亚淘书

■沈喜彰

我是一名旧书迷，平日里喜欢淘书，对中英文图书均感兴趣，但尤好旧书，因其物美价廉，兼有捡漏之乐。这次有机会在非洲坦桑尼亚访学并趁其在读、淘书，是我未成有过的新体验。

虽属初出国门，但我对万里之遥的坦桑尼亚已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中坦关系一直较好，中国曾帮助坦方修建过坦赞铁路，还知道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善，需要转机方能抵达，其经济发展比国内更为落后。此外，我还从在坦留学的师弟那里得知，在坦桑尼亚生活及工作不比国内，会有诸多不便，加之我自己还负有访学任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我对能否在境外淘书并不抱太大希望。事实也仿佛在前一步证实着自己的预判。抵坦伊始，虽有同门师弟的热情迎接，然而我对坦桑尼亚旧都达累斯萨拉姆市（简称“达市”）的第一印象并不佳。甫下飞机，便发现尼雷尔国际机场

像极了国内的普通汽车站，机场设施简陋，大飞机很少，一个个小飞机中巴车般地停放着。出关手续也较为繁琐，好不容易挤出关外又被要求返回重新开箱检查。达市市区的马路逼窄，鲜有非机动车道，更别说什么盲人专用道，马路上各种车辆穿梭叫卖，行人只能在路边行人而行。然而，安顿下来后不久，我很快适应并喜欢上这异域风情十足的达市，喜欢这里的碧海蓝天、高耸如云的椰子树、衣着鲜艳的马赛人、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以及黑人朋友们爽朗的笑声。“眼见为实”吧，确实开了不少眼界。

或许是天遂人愿吧，我在坦桑尼亚的淘书梦居然很快实现了。在师弟的陪同下，我先是赴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坦桑尼亚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饱览图书。继而得以在达市的孛星出版社（Mkuki Na Nyota）淘书。该出版社及其销售部门于达市的市中心地带，濒临印度洋，距离著名的阿斯卡里铜像

不远，到访后发现该销售部的店面并不大，店内各类图书尤其是学术书籍不少，图书按政治、经济、管理、中小学教辅等类别摆放着，英文书较之斯语书为多，新旧皆有，但以新书为主。有趣的是，店内的图书价格不是按书后定价而是按贴价销售，图书价格自然高低不等，普通书多为1万先令（约人民币36元），专业书却普遍偏贵，一般在2.5万先令（约人民币90元）左右。看了半天，最终仅象征性地买了三本书，走出店面，才发现原来销售部右手的街道转角处还有一个旧书铺，不大的书架上有一些文学书籍，或许还兼售地图和油漆画吧，我们打量一眼便匆忙离去，并没有细看。此外，在往返坦桑尼亚国家图书馆及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园的公交车上，我还注意到坦桑尼亚最大的乌木交易市场——马孔德乌木市场旁有一家旧书摊，感觉其图书较少，可能还兼卖碟片，因人在车中，中途转车不便，故始终未能下定决心前去翻检。

兴许是察觉到我喜欢图书的缘故吧，当完成递交查阅资料许可的任务后，曹师弟便主动问我要不要逛一下附近的旧书摊。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没走几步远，在坦桑尼亚交通部所在大楼的对面，果然看到了旧书摊。书摊大约一共有4家，因有两家书摊连在一起难分辨，每个书摊的部分图书半摆在地上，半置入架中。我对图书的品相不甚满意，加之考虑图书较不易带回国内，因此并不急于购买。书商们很是热情，纷纷拿着各自的图书向我们推荐、供我们挑选。最终我们未能经得起诱惑，感情难却吧，加之有些专业书国内确实也很难一见，便先后购买了十余本。与国内不同的是，书摊所购图书均可提供手写发票，装书的塑料袋须额外支付200先令。我们总共付款15万先令，书商们算了好几遍才终于算好，统一付款后，彼时我们尚未走远，只见他们已为如何分钱开始盘算起来。早就听闻非洲人的计算能力普遍较弱，从此次

冷艳千秋

■舒 正

呼和浩特旧城原八大处入口处，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布局结构很像北京的四合院。地方虽小，却光鲜亮丽，古韵深深。每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院里的树木、花草、池水、假山、亭榭，鹅卵石小径，拱桥，大红地毯……就全都沐浴在一片鲜亮澄明中。但这并不是小院的特别之处。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宝物汇集成的一道特别的风物景观。这个小院就是“内蒙古弘弘文化博物馆”。馆主是一位姓冷的先生，名叫冷宪国，一位优秀的收藏家，古文化的搜集与传承人。

走进博物馆，首先走进底层的，是陈设在厅内的一棵摇钱树。这棵摇钱树被隔离在一个洁净的玻璃罩子里。嵌着花纹的青铜底座上，高约一百二十厘米的树干，枝叶修长，六层叶片，相互对称，形成一个序状式的树冠。枝干两边以钱币连缀，最上端的两片叶子上各栖着一只神鸟，顶端是一只展翅翔飞的凤凰，一条金龙攀附在树干上，似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叶片的下边缘是铜钱，铜钱外围有一圈短刺，细小的纹路组合得有序、

和谐，脉络清晰可见。极致的造型，相貌逼真。每片叶子的上边都像有一乘王母娘娘的辇。王母娘娘坐在辇上摇啊摇，摇出一路的气派和尊贵。据专家推测，这棵摇钱树是汉代出土文物，距今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了，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鉴赏价值，为国家一级文物。摇钱树的各个部件是以微米甚至小径于微米的计量单位计算的，制作极其精美，精湛的铸造艺术，展示着古代文明的高度，折射着中华文化的文明、灿烂与伟大。

青铜底座摇钱树犹如一道门帘，撩开这个门帘，里面就是一座“宝库”了。

博物馆占地三千平米，三个楼层每一层都摆满了文物。按年代划分，有战国时期的，唐朝的，汉代的，元、明、清代的。时间跨度为两千五百多年。从质地上看，有青铜器、瓷器、陶器、木器、玉器等；形制与结构有剑、簪、刀、瓶、盘、碗、壶、盂、杯、符、花浇、俑、人与罗汉像，此外，还有挂珠、壁挂、壁画，以及各种形状的腰佩，共计五千多件，可谓琳琅满目，色彩纷呈。这些文物制作的年代不同，出土的地域不同，但由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形态却清晰可分，因而每一件都闪烁着浓郁的文化光彩。今天，它们聚在一

起，形成了一个古文化的大赛场，大排档，大景观，引领着人们的思绪在几千年的时空里漫游。

在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中，有一个青铜瓶，安坐在古铜色木质底座上。圆形的铜瓶褐色打底，瓶体布满了均匀细密的金丝花纹，幽暗中闪着亮光。标签上面的字样是：战国错金镶嵌松石青铜瓶。上面的花纹用金丝嵌就，一圈儿一圈儿的，构成一个漂亮的图案。金丝嵌进瓶身，叫错金。这项工艺的加入，让青铜瓶有了不菲的身价，普通的青铜器也就有了另一种称谓，即错金青铜器。只有错金这种工艺才能把金嵌进其它金属内。这就说明，战国时期，“错金”工艺就被广泛应用在生产上了。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懂一个“错”字。关于“错”，字典的解释是：在凹下去的文字或花纹中镶上或涂金、银、铜等。错金，就是在器物上用金丝镶嵌上花纹或文字图案。在青铜器上“错”金或“错”银，即为金银错。这是一个特种工艺。当时，倘若拥有金银错青铜器皿，或者车马上配有金银错青铜器装饰物，体现的是一种华贵，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错金错银错彩，更为绚丽，更有让人倾倒。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和汉代的金

银错青铜器数以千计，足以证明当时金银错青铜器生产所达到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展馆里，有一件“掐丝珐琅石榴花浇”格外引人注目。花浇，即浇花的壶；龙柄，即柄为龙形。花浇瓶颈长颈，颈口微敞，一条收尾昂首的龙，爪子紧紧扣在瓶身上。物件虽然小巧玲珑，却色彩俱全，是典型的珐琅色，亦即景泰蓝。

说到景泰蓝文化，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林徽因。一代才女林徽因是传统景泰蓝工艺的拯救者，为景泰蓝文化做出了特殊贡献。景泰蓝到乾隆末年出现垂危，此后再更加衰败。抗战时期，作坊不断倒闭。到解放前夕，从事景泰蓝生产的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优秀传统文化奄奄一息。这时，林徽因的肺已经空洞，肾也切除了一侧。医生们多次对她发出病危警告，但她却在丈夫梁思成的陪同下，多次到景泰蓝工厂去调查，千方百计改进工艺程序及所用材料，亲自设计款式造型，最终使景泰蓝起死回生，立于世界手工业艺术品之林。林徽因为什么要拯救景泰蓝？因为唯美的东西逃不过智慧的眼睛。拯救是爱，爱是爱。她看重不光只是文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文物的、一片特别的爱心，于是便不遗余力地

保护它，好让人们通过这些文物，铭记历史的发展。

与景泰蓝花浇竞相争奇的是，一对如同双胞胎姊妹一样的“青花方形葫芦瓶”。清康熙年间的文物。这对葫芦瓶白底蓝花，清丽爽约、淡雅富贵，一派尊贵。明代以后，青花瓷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年间，发展到顶峰。直到今天，青花瓷仍以景德镇所出为标志性品牌。 弘宏文化博物馆于2011年筹建，2013年竣工，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文物局批准成立。内部实行理事会制。原先，这里除了几间老式房子，别的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破旧与荒凉。但冷先生铁了心：一定要把博物馆建好。冷先生从事文物收藏二十余年，对青铜器有一定的研究，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青铜器鉴定师。二十多年来，他就像一个忙碌的淘宝人，东淘一件，西淘一件，硬是淘成了一个“馆”，供人们去参观，去研究，去思索。在充满喧嚣和浮躁的今天，有多少人能静下心来收藏和摆弄这些东西？可是冷先生做到了。世上什么东西比冷艳千秋，唯有文物。一个人能矢志不渝认认真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是关乎中华文化的大事情，那他的涵养和品格不就自然地得到升华了吗？